

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4446551

10位ISBN编号：9574446557

出版时间：2010-2-10

出版时间：九歌出版社

作者：司馬中原 著

页数：24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前言

《司馬中原鬼靈經》的書名，是九歌代取的，我只是一個粗淺浮陋的人，哪敢稱自稱拙著為「經」？

不過舉目當今，「經」字已被用濫了，奕棋有「碁經」，打麻將有「麻將經」，飲茶有「茶經」，喝酒有「酒經」，飲食有「美食經」，戀愛有「戀愛經」，另如：升官、發財、股市交易，無一不具經典性的祕笈，既然是百經齊出，各領風騷，也就不必用「一本正經」的態度，去看待我的這本新書「鬼靈經」了！

打開天窗說亮話，我生於戰亂，畢生沒進過幾天學校，連小學畢業證書也沒領過一張，讀書寫稿，全靠自學，我自小就聽慣了鄉野傳說，尤其愛聽鬼靈的故事，自覺那些故事裡，蘊有無限奇幻的奧秘，讓我能產生想像，更展開靈魂的翅膀，在廣大空間自由翱翔。

沒有明師導引，自學是非常辛苦的事，因為常常會陷入瞎子摸象的主觀困境，做任何學問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不能的，若想脫出此魔性的旋渦，離不了廣泛閱讀、自我反省和感悟，古人說：「道可通方，學貴自悟。」

說白一點，反省是省察自身的功夫，而感悟是以真心接物，使萬物與我心合一的法門。

感者，咸心也，萬物皆有心，我也有心，我用關愛的心進入萬物之心，正如先儒林語堂博士所說的：感同身受，我在其中，再由感受開啟靈悟之門，所得到才算活的學問。

我把從書本得來的知識和從生活得來的感悟，作出相互的映證，雖不能說是「聚沙成塔」，但多少獲得一些對人生的認知和憬悟，書中所收的各篇，可算是我較晚期的作品，這些作品都是從未在報刊上發表過的，從這些作品，可以看到在近一甲子時光中，我生命成長的心路歷程，一般人對於鬼和精靈，多抱有一些恐懼的心理，也有些自以為唯物科學萬能的人，根本不相信世上有鬼靈的存在，其實這都是不必要的，在我眼中，人是帶殼子的鬼，鬼是脫殼子的人，死亡不是終極，只是靈肉分離的釋放而已。

有一個故事說：從前有一個老頭，在睡夢中魂已離體，看見前面有座大殿，有許多影影綽綽的人形浮進浮出，他瑟瑟縮縮的單獨站在廊邊，不知怎麼是好，恰巧遇著一個人，拍拍他說：「怎麼那麼巧，會在這兒遇上你老哥？」

那老頭抬眼一看，原來是幾十年前的老同學，就問說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這就是陰朝地府啊！」

對方說：「我倒想起來了，當年你不是堅信無鬼論的嗎，我想問問你，你現在是什麼啊！」

？

老頭一想，大睜兩眼說不出話來。

耳邊只聽到很多鬼物的笑聲……拿我來說，不會遇上這種尷尬的事，因為我小時被人稱作「頑皮鬼」，我抽菸喝酒，被人稱作「菸鬼、酒鬼」，我同時又是「好吃鬼」、「膽小鬼」、「勞命鬼」和「賣鬼」維生的「老鬼」，我也天天拔鬼毛，但一邊拔一邊又長，年近八十了，對鏡子一看，還是個半人半鬼的「四不像」，但也沒有人會怕我，我的生命觀很簡單，那就是：「活著就笑，死了就算；無怨無尤，瀟灑人間走一回。」

但願天祐，能讓我再多寫本書，為後世點亮一盞小小的文化燈火，這倒是我衷心盼望的願景。

如此而已。

二 九年歲末

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内容概要

鬼也需要輪班，鬼分善惡黑白，講情講義，想報仇的鬼陰魂不散，膽子小的是膽小鬼……「鬼學大師」司馬中原說：「人是帶殼子的鬼，鬼是帶殼子的人。」他細說種種鬼事，還為鬼分類，驚悚、有趣，還有種種做人的大道理。往生輪轉的常鬼、災害死亡的凶死鬼、毫無人性的疆屍鬼……到底還能搞什麼鬼？連篇鬼話，讓你又愛又怕，大呼過癮！

除了講鬼，司馬中原也談靈異傳奇，星空的冥想、氣與數、命與運、幽浮的啟示等，他從中國古代典籍、科學與玄學的角度，發展自成一格的獨到見解。在這些鬼靈故事裡，蘊有無限奇妙的奧祕。全書搭配情境插畫，饒富趣味。

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作者简介

司馬中原 本名吳延玫，曾獲「第一屆全國青年文藝獎」（《荒原》），獲「教育部文藝獎」、「十大傑出青年金手獎」、「第一屆十大傑出榮民獎」、「第二屆《聯合報》小說獎特別貢獻獎」、「國家文藝獎」（《春遲》）。

著有小說集《狂風沙》、《荒原》、《春遲》等，散文集《鄉思井》、《月光河》、《雲上的聲音》、《司馬中原笑談人生》等，其中多部改編電影，如《路客與刀客》、《大漠英雄傳》、《鄉野奇談》等，均為觀眾所喜愛。

他的散文 火鷓鴣鳥 被選入國中課本。

近年為孩子寫的故事《司馬中原童話》、《司馬爺爺說鄉野傳奇》等，更深受大小朋友喜愛。

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书籍目录

代序：用關愛的心進入萬物之心輯一 鬼話連篇神人鬼三界奧祕鬼界探奇形形色色鬼界大觀鬼復仇輯二
靈異傳奇星空的冥想三界的玄思靈力與潛能氣與數人生四季 儒學和相學命運的網絡虛與靜果報與科
學觀 文明與荒野幽浮的啟示

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章节摘录

我曾經約略提到過，鬼是人類靈魂變成的，牠本身無體無形，存活在另一度空間，牠有一些靈幻的、陽世人所不具備的能力。

就拿常鬼來說吧，牠有和任何物體共存於同一空間的能力，比如牆壁、泥層、木板，任何有形物質，牠都能隨意出入，牠有幻化能力，臉一轉是美人，臉再轉是披頭散髮、青面獠牙的惡鬼，牠能把墳墓幻化成居室，把蟲蟻穢物幻化成美酒佳肴，牠能造成各式各樣的幻境，把人迷在裡面（俗稱鬼打牆），牠能看見人肉眼看不見的東西，比如人頭頂的光芒、身上發出的氣，從而分辨出人的品德、善惡，以及修為的程度，牠還能放出電流，和人心交感。

有人說得好：「陽世有什麼樣的人，陰司就有什麼樣的鬼」，蒲松齡所稱「陰陽一理」，也正包含這種意思，所不同的是人有軀殼，鬼沒軀殼，殭屍只是鬼利用的工具而已。

說到鬼的靈動，大體上可分以下各類： 1. 向親友顯靈託夢，通知消息。

2. 通過種種可能的方法，暗示冤情。

3. 報殺、盜、淫、妄之仇。

4. 預示各類果報。

5. 還報在世所欠的恩情。

6. 迷人或附身崇人。

7. 凶死鬼討替身。

8. 惡鬼鬧宅。

9. 殭屍作怪。

10. 怪鬼嚇人和情鬼纏人。

11. 無意中為人察覺。

12. 附物作祟。

13. 重回人間（如借屍還魂、點血還魂、人鬼聯姻等等）。

但這只是常鬼以上的自由鬼類，可以向人顯示牠們的靈動；被囚禁的地獄鬼，除非有特別緣由，經陰司特許，和陽間是絕無接觸機會的。

事例一 顯靈託夢慰親人 亡魂渡海報訊 有位家住在上海的陳先生，對日抗戰前，在上海的招商局做事情，後來被調到天津辦事處去工作。

他有個太太和兩個孩子，寓居在上海靜安寺路，另有一位年老的母親，居住在浦東鄉下的老家。

陳先生是文墨人，坐了多年的辦公桌，身子本就很單薄，調至天津後，事務很繁忙，北方的局勢不穩定，隨時有爆發戰爭的可能，北方很多工廠想朝南遷，海上運輸十分緊俏，陳先生勞累過度，罹患了心肌梗塞，被送進了醫院，當天夜晚就嚥了氣了。

同一時間，住在上海靜安寺路的陳太太，忽然聽見門響，抬頭看見先生滿臉憔悴的樣子走進門，她正打算迎上去，霎眼之間就不見了。

當時有個年輕的女僕站在她身邊，她急忙問說：「妳看見先生進屋沒有？」

女僕搖搖頭說：「根本沒人進屋啊！」

陳太太沒說話，總覺心裡怪怪的，彷彿有什麼事要發生的樣子。

臨到第二天，在浦東鄉下服侍老太太的女傭徐媽趕來了，她對陳太太說：「老太太半夜做了個惡夢，夢到陳先生在天津趕搭一班快輪，要回上海來，有人不肯讓他上船，他把攔住他的人推倒，全不像他平時文雅的性格，會不會出了什麼事了？」

老太太要我來，請妳發封電報，去天津問問呢！」

正說著，外頭有人送電報來，陳太太打開一看，那上面赫然寫著：「陳君積勞成疾，本日晚，病逝天津醫院，喪事正料理，靈柩將即運回滬，謹請節哀……」電報是當天深夜發到上海電報局，第二天上午送出，但陳先生的亡魂卻比電報更快，早就先回上海了。

母親亡靈入夢 我的老友馮放民先生，筆名鳳兮，著名的散文作家，已故國大代表。

抗戰時期，他大學剛畢業，為了抗日，毅然辭家別母，到大後方重慶去，擔任新聞採訪和教育工作，而他的家鄉 江西南昌，早就淪陷了。

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馮先生是個孝子，父親早故，全靠母親一手拉拔長大，並接受高等教育，他在大後方從事抗敵工作，心裡唯一放不下的，就是生活在淪陷區的老母親。

當時烽火瀰天，音訊不通，也弄不清老人家究竟死活存亡。

抗戰勝利前一年的秋天，馮先生深夜寫完報館的社論，入睡不久，做了一個怪夢，他夢見眼前出現一片看不到邊的荒天野地，茅草長有半人高，一縷縷的淡霧隨風飄移著，很像家鄉城東的荒郊景象。

他抬頭看見草叢裡有條小路，小路上有個身材佝僂的老婦人，穿著打了補丁的老藍布衣裳，正緩慢朝前走著，他心想：前面見不著村落和人家，這麼個老婦人獨自要走到哪兒去呢？

他看看四周，天色陰陰的，就快黑下來了，便加快腳步趕上前去，叫喚說：「老婆婆，您去哪兒？讓我送您一程罷！」

那老婦人回轉頭，滿臉淚痕瞧著他。

他一看，那老婦人正是他日夜懸念的母親，他急忙雙膝跪地，哭泣的叫一聲：「媽！」

又說：「您老人家跑到荒天野地做什麼？」

老母親流著淚，只朝天邊遙指著，什麼話也沒說，頓然間，他驚醒過來，一身全是冷汗。

好端端的，為什麼做這樣的夢呢？

馮先生沉吟著，心上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母親恐怕已經不在人世了。

想是這樣想，但他並不完全相信，第二年，抗戰勝利了，農曆九月份，他回到江西南昌，到處向人打聽他老母的下落，有位老街坊告訴他，馮老太太早已逃難下鄉去了。

他又到鄉下的原籍去探聽，沒有消息，他忽然想起夢裡的情境 那一大片漫天的草野，正是城東北接近鄱陽湖灘那一帶地方。

於是，他就動身朝蔣港那邊去找，半下午了，他找到一個小村落，向人問起一個從城裡逃難下鄉的老太太，長的是什麼樣子，姓馮。

那村裡有位老人說：「是啦，馮老太太在村裡住很久，鬼子掃蕩，她轉到樵舍那邊，聽說去年秋天，她得病死了，跟她一道逃難的人，把她葬在野地上，我們是聽那些逃難人回來講的。」

謝過那老人，他又趕到樵舍，向人打聽，個個都搖頭說不知道。

他沒有辦法，就獨自走到郊外去，只覺得路愈走愈荒，晚風轉急，吹得滿野荒草颯颯響，太陽已快銜山了，霞光映在草葉上，像燒起一把捲地的火，越來越像他的夢境了。

像這麼大的地方，要找一個人的墳墓，那可太難了，他找到一片亂葬的墳崗，有些還有殘破的碑石，有些只是一堆蔓草叢生的土丘，什麼記號都沒有，又怎能認出裡面埋的是誰呢？

找到薄暮時分，他已經把亂葬崗的墳地看遍了，沒有任何頭緒，他走到墳崗邊，雙手抱頭，痛楚的流下淚來。

他心想，如果老母是去年秋季過世的，墳上野草絕不會長得太快，墳頂也不會太平塌，按當地的習俗，亂世草草葬人，石碑是不會有了，至少會用白木，寫上姓氏年里，暫時當成表記。

一個人活在世上，遭逢戰亂，沒能報答親恩，如果自己不能找到母親的墳，把她請回祖塋，那真是太不孝了！

他轉身朝破瓦缸裡的土地公叩頭拜禱說：「土地公啊！」

您是當方神祇，人不曉得，您該曉得，我母親究竟葬在哪裡，請您明示吶。

泥塑木雕的土地公不會開口說話，他獨自喃喃了一會兒，看看天色，再不回樵舍小鎮上，天就要黑了。

他站起身朝回走，晚風越吹越猛，草葉被絞得一片沙響，走到一處轉彎的坡坎上，他一腳踏滑了，整個身子便滾下坡坎去，幸好有大片雜草遮擋著，摔下去約莫兩丈多高，除掉臉和手被草葉割傷之外，身體還沒有跌傷。

他坐起身來一看，這坡坎下面是一小片草地，他身旁有一座小土墳，墳前插有一方白木牌子，牌子上赫然寫著「南昌馮老太太葬於此」的字樣。

這段故事，是馮先生病歿前親口對我講述的，他為人剛毅木訥，所講的都是實在情形，從亡靈入夢到荒地尋墓，充滿神祕色彩。

事例二 遇害冤魂示案情 鬼魂嚎哭示冤屈 家父生於前清光緒年間，如果在世，應該是一百一十四歲了，他一生的經歷，可說是多姿多采，曾經遭遇過很多奇情怪異的事情。

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早年，他曾在北洋蘇軍馬隊裡做過隊長，有一年的冬天，他率領馬隊，駐紮在宿縣一座古老的大廟裡，因為戰爭的關係，連廟裡的和尚都走光了，只留下一個看廟的老人。

馬隊大都駐紮在前殿左右廊房，第三進的神殿左廊房，就是隊長所住的地方，最後一進，只有左右廊房和一堵牆，牆外是臨河的野地。

這座廟坐落城郊，離城只有兩三里地，馬隊早晚溜馬，常會藉故到城裡走走，若逢上假日，除了值星官和輪崗的人，大部分的騎兵老爺們都會去城裡玩樂去了。

事情出在除夕的夜晚，天落小雪，隊上除夕聚餐，喝酒划拳熱鬧過一陣子，騎兵老爺們有的帶醉先睡了，有的溜到鄰近村落賭錢去了，幾個分隊長在前殿打麻將，家父則在房裡用牙牌玩過五關。

隊上的號兵徐鬍子、傳令兵小于、衛士班的陳班長，幾個人在神殿裡升起一盆炭火，烘火聊天，正巧炊事班長過來，說是白天打得一隻透肥的野兔，紅燒了一鍋兔子肉，除了留下兩兔腿給隊長消夜，其餘的可端來讓大夥兒嘗鮮。

小于嘴饞，急忙說他床底下藏有好酒，可以邊吃邊聊。

有酒有菜，更添了大夥兒聊天的興致，一聊聊到起更的時分，小于覺著尿急，就從神殿後門走出去，到後進的屋角去撒尿，一泡尿還沒撒完，他忽然聽見左邊的廂房裡，有隱隱約約的哭泣聲，嗚呀嗚的，彷彿是個女人。

這一嚇，嚇得他趕緊轉身跑進殿來，對那幾個說：「糟透啦，我剛去小解，聽到後進左廂房裡，有個女人在嗚嗚的哭呢！」

「嗒，你真是活見鬼了！」

徐鬍子說：「這廟裡，除了看廟的老頭，根本沒旁的人，那廂房是鎖著的，咱們駐紮這許多天，就算有人也早餓死啦！」

「嗚呀嗚的，分明是風。」

陳班長說：「要是有人哭，咱們怎麼沒聽見？」

「不信，你們出去聽聽嘛，」小于說：「我幹麼要騙你們呢！」

「聽就聽，」徐鬍子說：「是人就救她出來，是鬼，捉到炊房燉碗鬼湯喝！」

徐鬍子大踏步領頭，其餘幾個也豪性大發的跟了出來，他們側耳仔細聽了一陣，眼前除了雪花飛舞，一片銀白的幽光之外，並沒有任何動靜。

「小于，你這小鬼頭，是騙咱們出來喝風啊！」

陳班長說。

「甭冤我。」

小于說：「剛才我分明聽見的。」

正說著，在左廂房裡果然傳出女人的咽泣聲，幽幽怨怨，淒淒切切，忽然又聽不見了。

「這是鬼哭，」徐鬍子說：「趕緊回屋。」

甭看徐鬍子生得粗壯威猛，他腳下抹油，溜得最快，其餘的也跟著溜到火盆邊來，每個人的臉都嚇白了，雪夜的爐火邊，碰到古廟鬼哭，委實有些怕人。

徐鬍子認為女鬼哭泣，定是個冤鬼，不能不把這事立即報告隊長。

陳班長顯得很困擾，他想不透廟是佛門淨地，怎會跑出女鬼？

不過，他還是催小于到隊長門外看看，隊長屋裡燈還亮著沒有？

要是隊長還沒睡，就把這事報告上去。

小于出去不久，就把家父請到神殿來了，家父宗奉程朱之學，原本不信世上有鬼，聽了小于的報告，滿心好奇，要過來看看究竟。

他走到神殿後的廊簷下面，側耳諦聽，果然聽見了一串低沉的鬼哭聲，證實小于並沒說謊。

一個做隊長的人，即使心裡有些發毛，也不好在他下面顯露膽怯，他便鎮定心神，咳嗽兩聲說：「妳究竟是人是鬼？」

是人，妳哭一聲，是鬼，妳就哭兩聲！」

「嗚……嗚……」那聲音哭了兩聲，表明她確實是鬼。

「妳如果是冤死的鬼魂，找我替妳申冤的，請長哭一聲！」

「嗚……哇……」那鬼這一下哭得又慘又長，好像要在這一聲長嚎當中，把

<<司馬中原鬼靈經>>

所有的冤情都傾吐出來。

哭聲暫歇之後，家父又問說：「是廟外人害妳的，妳哭一聲，廟裡人害妳的，妳就哭兩聲。」

「嗚……嗚……」那女鬼分明是說廟裡人害的。

「是早先廟裡的僧眾？」

還是我部下的騎兵？」

是和尚妳哭一聲，騎兵就哭兩聲。」

結果那女鬼只哭一聲。

「好了！」

我都明白了，」家父說：「明天夜晚，等我打點好了，還有話要問妳，只要妳能協力，我保證盡力替妳申冤理屈就是了。」

經過這陣折騰，天已到了三更了。

家父回到隊長室，要小於沖了濃茶來，苦苦思索了一整夜。

按理說，他只是臨時駐紮在這兒的一個軍官，並非古時候的老爺、大人，當地的冤案刑案，自己管不著，不過，像這等奇異的事，原先只在包公案裡看過的，如今卻落到一個芝麻綠豆官的頭上來了，看樣子，說是縮頭不管事，那怎能做人呢！

？

只好趁著跟當地士紳拜年的機會，盡力查訪，夜晚再回廟和女鬼打交道，讓她揭破疑團了。

第二天正是大新年裡，家父騎馬帶著衛士出門，去拜訪縣裡的名流士紳，問及這廟裡的住持為人如何？

幾乎所有的名流士紳都異口同聲，盛讚這廟裡的老方丈悟真長老，是一位勤修佛法。

品德高超的人，他下面的僧眾一共有卅多個，也都是恪守戒律，毫無擾民情事的。

家父問遍了地方人士，仍然得不到答案，就趕回廟裡，找來看廟的老人，問他討取這廟裡的僧眾名冊，看廟的老人倒是很爽快，拿了方丈的鎖鑰，把廟裡僧眾名冊交了上來。

從悟真、悟性、悟空三長老之外，另有廣慈、廣仁、廣德幾位大弟子，尚有智能、智覺、智

空……等智字輩的僧眾卅多人，年里、籍貫俱備，有了這些資料，家父回到廟裡，立即吩咐小於備辦香燭聽用。

當日深夜二更，家父到了古廟後進廂房，先焚紙化箔，祭奠一番，然後說：「冤靈在地下聽著，妳既然說是廟裡人冤害於妳，我現已取得僧眾名冊在此，我逐一念出僧眾的法名，若哪個是害妳的仇家，妳不妨放聲嚎哭，我自會為妳擒凶，交給有司法辦，妳可聽好了！」

說著，他就對著小於手執的美孚油燈，逐一宣念廟中僧眾的法名來，念到末尾一個叫智圓的僧眾時，那女鬼突然尖聲嚎哭不止，不用說，殺害她的，就是凶僧智圓啦。

年初二一早，家父吩咐把後進左廂房的鐵鎖打落，推門進屋去觀看。

那房子看來久沒人居，到處是灰塵蛛網，屋裡堆放了不少的法器用品，裡間有一張木製的禪床，禪床的邊上留有幾點暗黑色的斑點，看起來彷彿是久已乾了的血跡，禪床前的地面，鋪著水磨的方磚，用腳重踏下去，似乎有一方地面響起空洞的迴聲。

「著人來挖開這裡，」家父吩咐說：「我要看看下面究竟埋的是什麼？」

俗說人多好辦事，隊上的兵勇應聲而上，不一會工夫，就揭開方磚，朝下挖掘，挖不到四五尺，赫然發現一具白骨骷髏。

從骷髏的骨架、顱骨的形狀、胯骨下的結構，確定那是一具死亡已久的女屍，但她究竟姓什麼？

叫什麼？

年籍和背景總是很難找出端倪來了。

家父把女鬼嚎哭、廂房掘得女子骨骼、智圓是女鬼確認凶手的事，源源本本行文到縣府去，並請求緝凶。

在重武輕文的北方當局，駐軍隊長正式行文，縣裡不敢怠慢，立即派刑房接手辦案。

到了二月裡，寺僧悟真方丈返回廟來，縣裡問他有關智圓的事，老和尚口宣佛號說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」

這智圓乃北地盜匪頭目，是他來廟發願皈依的，誰知他凶性難改，竟玷汙了佛門。

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去年避難到南邊時，他不辭而別，現今不知他的下落哩！

」縣裡出錢厚葬了女屍，通令緝拿疑凶智圓歸案，通令自歸通令，但世道紛亂，鄰縣是否認真出力，大有問題，凶僧智圓仍然逍遙法外。

春三月裡，這支馬隊奉命移駐沛縣，騎兵隊的幾個兵，因為賭錢和賭徒起衝突，一個兵爺被打成傷，兵勇們抓住幾個疑凶，押回隊部來。

家父找他們審問時，其中一個平頭漢子，口口聲聲說他冤枉。

他自承是宿縣某廟的火工和尚，因逃難出來，蓄髮改裝，在某個菜園裡幫人擔水灌園子，他是個出家人，不會行凶打傷駐軍，硬是被兵爺們誤抓來的。

「你說你是出家人，可有法名？」

」家父問說。

「有啊！」

小僧法名智圓啦！

」「嗯，智圓，」家父忽然冷下臉說：「當初在宿縣，你謀害一名女子，埋屍在後進左廂房，宿縣早已行文通緝你在案，沒想到這回你卻送上門來。

我這就要著人押你回宿縣去法辦，你認命罷！」

」據說智圓被押回宿縣後，經過拷問，他從實招了供。

那女子是北方逃難的流民，姓湯，原臥在廟後，被智圓擔水時發現，哄說廚上有熱食施捨，把她騙進廟來，安頓在後進廂房，貪她姿色，強暴未遂，氣憤中把她掐死。

闖了大禍之後，連夜把她屍骸深埋在禪床前的地下。

正好戰火波及，廟僧避難，他就偷溜來沛縣，蓄髮改裝，暫時替人灌園子，他做夢也沒想到，女鬼竟然用嚎哭驚動馬隊，結果把他繩之於法。

家父對我詳述了這宗他早年辦過的命案，並說有一種鬼叫做「敲桌鬼」，牠和人對答只是人問牠話，牠用敲桌子的數目來回答。

後來，我翻閱西洋典籍，在歐洲竟也有「敲桌鬼」存在，真可說無獨有偶了。

前面說的女鬼咽泣，和敲桌鬼敲桌，溝通的方法實際上是同樣的呢！

走屍託人申冤 許多蒙冤而死的鬼魂，報仇心切，會用不同的方法託人替牠申冤。

我小時候，北鄉有個王木匠，受雇替人打造壽材，完工之後，那家留他吃酒，吃完酒，天色業已很晚了，他揹上工具袋，拎了盞燈籠，打算趕夜路回家。

一走走到中途，天落起雨來，而且越下越大，他為了避雨，就跑到荒路邊一個古廟叫龍駒廟裡。

那廟裡上上下下的和尚都認得他的，住持和尚對他說：「王木匠，雨既不停，我看你就在廟裡歇罷，我們師徒等下就要去西邊顧家莊，替顧二呆子送殮做法事，廟裡沒人，你正好順便幫我們照看照看。」

王木匠見雨並沒停的意思，不願為趕夜路淋成落湯雞，就滿口答應了。

和尚們撐起油紙傘，用油布包妥兩擔法器，匆忙出廟去做法事去了。

王木匠坐在大殿的長明燈前，倒了杯熱茶，喝著驅寒，他忽然想到顧家莊的死者顧二呆子來。

二呆子身子長得很瘦，但很精實有力，只是腦袋有點不靈光。

幾年前，他娶了個水花白淨的老婆，農家活計幹得更勤了。

不過，也聽人閒話說起，說他這個老婆原是個回頭人兒（新寡改嫁的），人長得妖嬈，二呆子根本配不上她。

自己是個忙碌的木匠，沒工夫管旁人家的閒事，年輕新寡的女人，既然自願嫁給二呆子，有口安穩飯吃，配不配得上，跟旁人有什麼相干？

真是……不過，這二呆子平素並沒聽說有什麼大毛病，怎會突然就死了呢？

嗨，幾天連著趕工打棺木，也太累了，王木匠停住思索，把前殿的廟門關妥，把蒲團拖到牆角，身子靠在牆上，閉起兩眼，迷迷糊糊的就睡著了。

睡到約莫二更天罷，外面響起一陣急促的敲門聲，把他驚醒了，他以為和尚們已經做完了法事回來了，趕急爬起身，問說：是誰？

對方的回答完全出乎他意外，一個低沉的聲音說：「老王，我是沈三禿子，你快開門吶！」

」王木匠一聽，嚇得渾身打哆嗦，沈三禿子是他很投契的老朋友，在鎮上開茶館，業已病死好幾

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年了，真要是沈三，那不是鬼嗎？

「我說沈三，你甯嚇我，」王木匠說：「你在陰司做你的鬼，幹麼半夜三更跑來找我？」

「咱們是好朋友不是？」

再怎麼說，我也不會害你呀！

「廟外的聲音說：「我是替人打抱不平的，有事託付你。」

「你怎麼曉得我在廟裡躲雨？」

「我趕去顧家莊的時刻，跟你同路，你看不見我，我可看得見你呀！」

「你說你去顧家莊？」

王木匠說。

「是啊！」

「那聲音說：「二呆子死得冤，呆頭呆腦不曉得怎麼辦？」

我就鑽進他的屍體，把他給帶到這兒來啦！」

「我怎麼曉得二呆子是冤死的呢？」

王木匠說：「就算告官，也要有證據的呀！」

「他是被毒死的，他老婆夥同姦夫做的案，把口鼻洗淨了，瞞過村裡的人，但只要有人報官，仵作會驗出來的，快開門吶！」

王木匠不得已，拏了盞油燈，戰戰兢兢的過去，拔開廟門的木門子，但聽轟的一聲，一具穿妥壽衣的屍體倒在地上。

王木匠正在手足無措，抬眼見到廟外幾只燈籠在黑裡搖晃，原來一群和尚慌張的趕回來了。

住持老和尚一踏進門，差一點就被屍體絆倒，大驚說：「啊！」

這……這不是二呆子的屍首嗎？」

怎麼會跑到這兒來了呢？」

「是老鬼沈三禿子把牠帶來的！」

王木匠說，又把三禿子來找他的經過說了一遍。

眾和尚也把在顧家莊的遭遇講了一番，原來他們在作法事，要把死者裝棺入殮，那死人忽然坐起身來，變成走屍，嚇得辦喪事的人，躲的躲，藏的藏，轉眼之間，走屍就蹣出門去，不見影子了，法事既做不成，只好趕回來了。

「不管怎麼說，」住持老和尚說：「二呆子屍體倒在廟裡，咱們一等天亮就要報官查驗，不論二呆子有怎樣的冤情，案子總得由官裡去辦的。」

「三禿子，你真害人！」

王木匠說：「你明明曉得我是見官腿軟的人，這回可真打著鴨子上架，想不見官也不成啦。」

後來二呆子的冤案查明，姦夫淫婦也都伏了法。

王木匠的遭遇，被鄉里中的人到處傳講著。

用走屍的方式申冤，倒是又奇怪又新鮮的事，替鬼打抱不平的沈三禿子，賺進了不少好心人燒給他的紙錢。

<<司马中原鬼灵经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